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野浴

王鸿达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野浴

王鸿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浴 / 王鸿达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3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王鸿达卷)

ISBN 978-7-5205-0988-6

I. ①野…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5609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未未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9.25 字数: 31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绿	1
木头	11
乌伊岭	21
烟	32
电影院	38
羊草	48
野浴	60
红月亮	73
荒原之舞	79
黑洞洞的窗口	92
秋天的阳光	101
快手	132
牺牲	165
二胡	219
纸金牛	226
放一缕阳光进来	233
成长的目光	239
正月十五的元宵	243
荒火	250

血梦 260

跑马套子的人 267

夜间行车 277

五花山 286

绿

省城音乐师专毕业生青云来到一个偏僻的林区小镇。报到那天，青云走进那座老式结构的林业局办公小楼，引起了包括那个老文教科长在内的一些人的注意。吱呀、吱呀的脚步声响到文教科门口，科长放下手里正在起草的一个什么公文，抬起头来，透过厚厚的黑框眼镜，细细地打量着青云。后来科长问青云：“你是党员吗？”青云摇头。“是团员吗？”青云再摇头。科长像吃鱼吃到一根鱼刺，卡在嗓子里，颇有些难为情地“呃”了一声，脸也红了起来。

科长调整完表情，才猛然想起来似的，过来握手：“欢迎，欢迎！地区中学正缺音乐教师哩。”通过手感，青云觉得科长除了热情外还有一时很难说清楚的东西。

“我想到……克林去。”

青云是来到这里后听说的这么一个林场名，怕叫不准，说得有些犹豫。

科长的手没有抽回来，科长的手僵在青云的手里了。

“克林林场？……那是林业局最远的一个林场，条件很差，要去那里么……”科长喃喃自言自语以为听错了，又似在问青云。

“是的。”青云得到了证实，就显得平静而坚定下来。

科长抽出僵硬的手，目光移至青云的背后，说：“刘助理，你带青云老师去安排一下。”

从青云身后一堆一捆的教科书堆里拱出一颗瘦瘦的头来。那人一直在那里忙活着，对这边两人的对话视而不听。听到科长叫，他方走过来，带

着青云出去了。又是一阵吱呀、吱呀的木楼梯响……

科长困窘地站在那里注视着他俩走出去的背影，手心里渗出了一层细细凉凉的汗。他像刚刚经历了一场考试，得到的是零分。令他困惑不解的是，对答案他竟是一无所知。

刘助理把青云带到了镇上宾馆住下了。宾馆四层红砖楼，原来叫林业局招待所。刘助理在四楼给青云开了个房间，说：“这儿静，还得住上一阵儿，恐怕一时半会儿难以找到往克林去的车。”于是青云就在宾馆住了下来。

宾馆里有沙发、地毯，墙壁上还挂着城市宾馆常能见到的山和树木照片放大的壁画。青云不明白，推开窗，外面就是真实的山和树，何必做这样的装潢？到了晚上，青云躺在沙发床上才理解刘助理说的静的含义。一楼每晚都在搞舞会，嘭嚓嚓的打击乐透过二楼、三楼顽强地传上来，传进青云的耳膜里，传上来的声音其实已虚弱得很不真实了，可对于一个对城市噪音熟悉得不能再熟悉（音乐系毕业的青云这样认为）的人来讲，哪怕再微弱，也会起到连锁的条件反射的。舞会要到夜里十二点才能结束。这样，青云常常在沙发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就很烦恼地想，小镇也城市化了。这样想来，青云不免为报到那天的临时决定而庆幸。

刘助理还时常过来看看青云。青云不知道这样的等待还要持续多久，心里不免有些着急。这些都被刘助理一一看在眼里，因而刘助理最后一趟来，有些解脱地告诉青云：“一周后有送货车去克林，你好好休息几天，准备上去吧。”青云青青的像涂了眼影的眼眶告诉刘助理，这些日子里，青云是在同一个又一个夜晚苦斗着。

白天，青云就在这个陌生的小镇上四处走走，看看青青的山、绿绿的河，借以驱散心中的烦闷。在未来的一周里，天连续下起雨来，青云只好关在宾馆里。好在有了上山的日期，青云便很放心地站在宾馆的窗镜前，打量窗外湿漉漉的一切。小镇淹没在氤氲的雨里、雾里，一切变得迷迷蒙蒙、混沌沌沌起来。

出发的前一天，雨还在有情绪地下着。晚上，刘助理湿头湿脸地走进宾馆来，问青云：“还去吗？”

“为什么不去呢。”

刘助理听后什么也没说，掉头走了。

翌日一早出发，刘助理扛来一捆塑料布包着的教科书，放到车上去，说一年难得往山上跑一回。可青云感觉他还是专门送自己上去的。

车出了小镇，开始了漫长的山路爬行。雨点噼噼啪啪打在车篷顶上，打在道两旁不断踊跃伸出的树枝、树叶上。新绿的枝叶层层叠叠，抖动着，做着无限忠诚的欢迎状。远处模糊起伏的山峦，缠绕着一团一团流动的绿雾……

青云的脸贴在淌着雨泪的车窗玻璃上。刘助理的眼睛时而合上，时而颠开。整个途中似乎只有他说了那么一句话：“山上静是静，只是闹个小病小灾的就没办法下来了……”停了停，他又接着自己的话：“也怪，山上的人好像从来不生病似的。”用眼瞟青云，青云一眼不眨极专注地朝外望着，左侧司机也极专注地盯着前面险象环生的蛇路，刘助理就又闭上了眼瞌睡。

车开到克林时，已快当晚。雨不知不觉在途中中断了。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一汪绿油油的太阳，像火烧着了似的，在密匝匝的老林子里跳来跳去，做舞蹈状。走下蓄满汽油味的驾驶楼，一股新鲜的绿味流进青云的肺腔里，青云顿时清清爽爽了许多。晚上吃王校长招待他们的蕨菜、刺嫩芽、猴头、草蘑等几样清炒的山野菜，胃也真实地饱满了起来。青云觉得好久没吃过这么饱的饭了，并且还喝了一小杯酣烈的白酒，脸就淡淡地红白了起来。几天来，刘助理还是第一次认真地端详青云。看时，却是一个清清秀秀的女子。

刘助理在山上住了一夜，第二日跟送货车返下山去了。临走，刘助理犹犹豫豫还是忍不住说了：“你要觉得不习惯，就说一声……”

“怎么会呢。”青云莞尔一笑，有些感激地目送着刘助理走进驾驶楼里去。

一阵汽车引擎声响过，山坳里平静了下来。

林场的人家还没有起来。王校长领着青云往学校走去。路上，校长说：“你除了音乐课外，再把六、七年級的语文课、地理课代起来。”青云有些发窘，青云说：“我上的是音乐系。”王校长一边拿着柳木棍在前为青云打着露水，一边慢慢地说：“这儿的教师都代三四门的课。”青云一想入乡随俗，就不好再说什么。

学校坐落在一片白桦树丛中，极静，极幽深。四幢红松木刻楞房围成一个校园。王校长领青云看完教室，把她带到办公室里来。几张白木办公桌简单地拼摆在一起。屋里光线有些暗淡。青云视觉适应了屋内的光线后，就瞅见屋角处放着一架脚踏风琴，上面落着厚厚一层尘土和两个废弃的红墨水瓶。青云走过去将空墨水瓶拿掉，找到一块抹布，把琴盖上的灰尘细细擦去。青云坐下来，打开琴盖，纤纤手指从琴键滑过，一串流水似的声音，漫过空寂的办公室、校园……屋里，陆续进来两三个人。王校长对来人介绍：“这是大学毕业的青云老师。”青云停下来冲代课教师们友好地笑笑。几个代课教师则躲躲闪闪如小学生一般，把畏畏缩缩的目光落在青云的脚下。

校园里拥进来三四十个学生……王校长说上课啦。青云同大家一道走出了办公室。青云就这样开始了第一天的山村教师生活。

青云每天早上都到那片美丽的白桦林子里去。四周的山峰披着白雾纱还在沉沉地酣睡着。白桦林子却醒了。林子里有许多青云不认识的鸟，白的羽毛、红的羽毛、蓝的羽毛、黄的羽毛……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合唱队，婉转啁啾。青云身上的血沸腾了。一种真真切切的感觉冲撞着涌遍全身。这种天籁的音乐一遍一遍温习得叫青云激动、兴奋、满足。

阳光走进林地里。山雀们停止了吟唱，余兴未尽的青云从白桦林飘飘地、姗姗地走出来……

一天早上，青云走进白桦林中，白雾缭绕的空旷林地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双手托腮，静静地守坐在树墩上，裤脚叫露水打得精湿。青云走过去问：“苇丽同学，你在做什么？”

“听鸟儿叫呀。”

再上课时，青云有意识地教苇丽独唱。苇丽开始还有些羞怯，后来就大胆地唱了。青云发现苇丽的嗓音基础并不亚于自己。青云为这个发现蓦然生出一种朦朦胧胧的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青云都在为这个希望而一心一意做着努力……

“老师，这架琴七音区音不准。”

青云一阵惊喜，刚来学校第一天时，青云就发现这架脚踏风琴七音区音调有些低。现在一支歌伴奏到这里，青云只好停下来自己示范唱一遍，

再叫苇丽唱一遍。

刘助理来到山上。刘助理到学校来传达点儿事儿，顺便把青云的工资带上来，青云的工资关系还在山下。青云在校园里和一帮学生在做游戏，又蹦又跳的，像是在玩老鹰叼小鸡。刘助理看了一会儿，走过去把青云叫出来。

“怎么样？”刘助理眨眨眼问。

“你都看到啦……”青云脸上呈现出鲜艳的红色，却有几个纤纤的汗珠渗出，气喘着说。

刘助理没再说啥，把工资掏出来交给青云。

“你需要买什么，跟我说一声，我从山下给你捎来。”

青云从不用特别的化妆品，觉得没什么好捎的，想了想就说：“学校的脚踏琴坏了两个琴键，能不能找人修一下，换上两个琴键。”

“恐怕没人会修。”

青云想想也是，这么远的山路，即使找到会修的人，谁肯上来修呢。

“要不，就换一架吧。”

“我回去跟科里说说看……”刘助理最后沉吟了一下说。

这天下午放学后，有家的教师先走了。青云坐在办公室里弹琴，一串《命运》的琴曲从屋里沉重流出来，不知不觉将外面的天色染黑了……青云走出来，看见门口处蹲着一个人影。

“王校长，还没回去。”

“哦、哦，没，没呢……”王校长干咳了两声，站起身来，地上撒了一圈旱烟头。

“有事么？”青云问。

“没、没事。”王校长又干咳了两声，熄了手里一支亮着的烟。

两人一前一后往场里走去。半路上，王校长突然赶来说：“青云老师，你什么时候走？”

“走？”青云不觉一愣。

“今天上午刘助理来，我问起你的工资关系什么时候落到山上来。刘助理说你的工资关系先放在山下地区……这样随时都可以调回去的。”王校长欲言又止地看了青云一眼。

青云听明白了。青云看了神色重重的王校长一眼，淡淡一笑说：“我不会走的。”

“真的？”

“真的。”

王校长脚步轻快了许多，走着走着又想起一件事来，说：“地区要在下学期举办中学生声乐比赛，你看是不是让苇丽参加，以前我们学校不开音乐课，这样的比赛从来没有参加过。”

青云在想，这事刘助理见着自己时怎么没提起过呢？心里好生奇怪。

苇丽有好几天没来上学了。早晨在林子里也没见到她的身影。青云觉得有必要做一次家访，就在中午放学后，向一个同学问清楚了苇丽家的住址，向林场的西下洼子沟地里走去。

八月的阳光还很热烈。顺着山坡走下来，眼前是一块开阔的麦地。地里苇丽和她的父亲、母亲在劳动。远远望去，一个少女明媚的身影淹没在焦黄的麦浪里。

“苇丽歌唱得很好。”青云对那个男人说。

“歌唱得好有什么用呢，能当饭吃吗？”男人一边有条不紊捆扎着手里的麦捆，一边说。

“苇丽可以上大学，将来会有工作的。”

“这个山沟沟里多少年了，也没见有一个考出去的。她会么？”男人摇摇头，男人不相信。

青云无话可说了。青云无话可说的时候，看见埋在麦浪里的苇丽抬起头回望了她一眼，那眼光很像一个溺水的人，投来求救无奈的一瞥。

青云很惶惑地离开了那里。

苇丽的父辈不是林场的工人。苇丽的一家是从山外逃荒来到深山沟里落脚的，靠自己种地打粮过活。青云在知道这一切后，开始理解了那个男人。星期六下午，青云把她教的六、七年级两个班学生带到了那片焦黄的麦地里。汉子显然没想到青云的举动，抡着两只粗大的手站在田地里不知做什么好……青云没有再跟汉子说什么。青云目光入神地望着焦黄的麦穗。看见上面一串串金黄的太阳在滚动，青云想起来一支叫《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

苇丽在秋天里拿到了全地区中学生声乐比赛第一名的奖状。这是克林学校建校以来得到的第一份荣誉。因此王校长很激动。王校长很激动地对青云说：“谢谢你，青云老师。”

为什么谢我？青云想，难道自己不是这里的一名老师吗？……

刘助理又上山来给青云送工资了。青云记不得这是第几次给她送工资了。有几回青云对刘助理说：“为什么不把我的工资关系办上山来呢？”刘助理都莫测高深地回避了。有一回刘助理很随意说起，以前山上的教师纷纷往地区调，林业局就做了个硬性规定，凡工作关系落到山上的人员，户口人事关系一律冻结。说了这话后，刘助理看了她一眼，好像又很随意地问起青云：“你有未婚夫吗？”青云那会儿听了脸一红……轻轻摇头说没有。刘助理那会儿不知为什么脸也轻轻红了一下。

刘助理把工资交给青云。刘助理看着青云说：“青云老师，你瘦了。”青云一笑：“是么？”

“这里的伙食不好吗？”

“挺好的。”青云岔开话题，“学校换那架琴的事有消息了么？”

“还没呢。”刘助理低下眼皮，“报告我已打上去催过好几次了，你知道文教科经费紧张，购置的音乐器材都先可地区学校配。”

青云听了，不再说什么。

以后刘助理再上山来，青云没有再提脚踏琴的事。只是提到工资关系时，青云似乎有些恳求地对刘助理说：“刘老师，麻烦你把我的工资关系办上来好么？”

“你真的不打算离开这里啦？”

“不打算离开了。”

“青云，你要在这里做一辈子吗？”

“是的，我要在这里做一辈子。”青云目光蒙蒙眈眈望着远处青幽幽的山峰坚定地说。

刘助理那一刻并没有完全读懂她的眼神，但却被这个纤细柔弱女子身上所挥发出来的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深深震慑住了……

又一个秋天到来了，四周的山渐渐变黄了。黄色背景中，枫树叶、槲

树叶、柞树叶……呈现出一片姹紫嫣红的颜色。青云常常独自一人徜徉在静静的白桦林地里，阳光在林地里款款流动……不时有一两片桦叶飘下来，轻轻落到青云的肩上、脚下……青云时而俯下身来拾起一片尚未黄透的树叶，人就纤纤颤颤感动起来，有泪游游移移凝淌到脸颊上。

秋天的日子里，校园里常常响起了青云反复弹奏的理查德钢琴曲《秋日的私语》……水一样透明的旋律在中午或傍晚静静悄悄流淌……

星期天下午，刘助理搭车来到林场。刘助理是来给青云落工资关系的。刘助理将工资关系交给场里，就拿着青云积攒了几个月的工资找到青云宿舍里。

“青云，你生病了吗？”

一见面，刘助理禁不住一愣，几个月不见，青云又消瘦了许多，脸上掺着淡淡的苍白。

“没。”青云散散一笑。

青云接过钱数了数，又从箱子里拿出些钱来交给刘助理。

“刘老师，麻烦你给我捎样东西。”

“什么东西？”刘助理望着手里差不多是青云一年工资的钞票，有些不知所措。

“替我买架脚踏风琴。”

“这……”

刘助理最终也没有拒绝青云。刘助理知道一旦她做出什么决定来，谁也无法改变的。一年多以来，刘助理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那天走时，青云送刘助理的路上，刘助理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告诉青云：“地区林业局要在寒假期间组织具有大专文凭以上的中学教师体检，你下来参加吧。”

青云听了不易察觉地微微一怔，转而移开了目光，淡淡一笑：“我还年轻么。”青云的确年轻，青云今年刚刚二十四岁。这刘助理是知道的。

临上车，刘助理回过头来，神色恍惚地对青云说了一句：“青云，你要当心自己的身体。”

“哎。”青云站在几株亭亭玉立的白桦树丛中冲他一笑，黄黄的树叶也跟着动了动，笑了笑。好久以后刘助理还在回味那张白桦树丛中的笑脸……那是多么灿烂的一笑呢。

青云是在第二年春天的一个美丽下午死去的。那天下午放学后，和往常一样，青云把苇丽留了下来。苇丽要参加明年音乐师专招考，青云辅导她视唱练耳。开始青云为苇丽伴奏，弹奏到七音区弹奏不上去时，青云停了下来。青云用自己的喉咙拔高示唱。一股鲜红的血就从青云的口腔里歌唱着喷涌出来，点点滴滴散落在白色的琴键上，琴键上顿时绽开了无数朵鲜红的玫瑰花。春天的阳光照在上面，绚丽无比。苇丽被这个精美的艺术瞬间惊呆了。苇丽把王校长和几个老师找来时，青云已十分安详宁静地伏卧在琴键上了，瀑布般披肩黑发静止地流泻下来，如一尊永恒的雕像。

葬礼在校园旁边的那片美丽宁静的白桦树林里隆重举行。葬礼由身穿一身黑色中山装的王校长主持。全校师生围着墓地站成了整齐的四排，站在最前面的是苇丽的父亲、母亲和刘助理……刘助理赶来了，带来了为青云买的那架脚踏风琴。此刻，那架崭新的脚踏风琴正摆放在墓碑前，苇丽一身白色素装端坐在琴架后面，一遍一遍弹奏着青云喜欢弹的两支曲子，《命运》和《秋日的私语》。清丽哀婉的乐曲，一遍一遍在宁静的白桦林地里回旋……伴着王校长沉痛、哀伤的悼词：“……青云老师，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最优秀的一位教师……”刘助理听了心里为之一恸，师生们及家长们皆哽咽成一片。

许多日子以后，一位瘦长个子的陌生男青年来到了山上。在白桦林地里青云的墓前，默默垂下头，嘴里喃喃诉说着什么……那会儿有风从林间走出来，风儿悄悄拂动着他那头自然弯曲的漂亮长发，如同一双纤手。那青年就颤了，两肩一耸一耸地动，泣不出声来……一时无语。天地悠悠间，旋落一两片微黄的树叶，潜然落在颤颤的发丝、颤颤的肩上，如同几个跳动的音符。

瘦长青年是青云的男朋友。他告诉陪同来的刘助理，大学毕业前，青云提出和他分手了……分配后，他留校任教了，青云不知去了哪里。最近他才从学校里一位老校医那里获知了真相，原来青云在毕业前就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最多能活两年。青云要老校医为她保密，两年以后再说出来……刘助理听了暗暗吃了一惊，青云从报到那天起到去世刚好两年零一个月。“我真傻，其实我早该想到的。”男青年清癯的脸上浮着一种朦胧的

虚光，眼里茫然痴神地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时，谈论到死的话题，青云说要死的时候就选择到大森林里去，做一片绿叶。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她实现了。”刘助理若有所思地望着不远处青幽幽的山峰说。

后来苇丽考上了音乐师专。三年过去后，苇丽毕业分回了克林学校做了音乐教师。每年的那个日子，苇丽都要把那架脚踏风琴搬出来，放到那片依然宁静美丽的白桦林地里，弹奏起两支十分熟悉的曲子给一个人听……弹毕，白白净净的林子里，站了一圈又一圈黑黑的学生头。

于是，青云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木 头

雪粒像锯末子一样被风吹得打着旋儿在楞垛间四处流窜，噼噼啪啪打在脸上，麻麻地生痛。楞垛上面干活的人杠杠服棉袄都披了一身白白的雪粒，背着西北风，在机械地移动手里的压脚子^①。下面等着圆木滚下来的人，不时跺一下脚，他们站久了的脚像猫咬了一样痒痛。

木头在楞垛上干活，木头的媳妇灵芝找到贮木场来，在楞垛下面跳着脚骂：“张木，你个死木头疙瘩，家里没烧的了，你要烧俺大腿呀……”木头怔怔地看着楞垛下那个女人，像不认识自己的女人一样。他听不清她的声音。他耳朵背，只见她嘴一张一合的，带着寒意的风撕扯着女人烫成鸡窝一样的头发，她身上穿着一件红地碎花棉袄，这件红棉袄在一堆黑杠杠服、头戴狗皮帽子的汉子中特别扎眼。

楞场上飘起的麻麻雪粒，叫楞垛上和楞垛下面的人影都变得模模糊糊起来，辨不清哪个。听到楞垛下边这个影影绰绰的女人跳脚骂，就有汉子哧哧笑。特别是听到那句“你要烧俺大腿呀”，引得了一些汉子非分的想象。谁都知道这个宽胯骨的女人长着两条粗实的腿，而面皮呢，却跟白桦树皮一样白。

楞垛顶上的风硬硬地刮着木头的脸，他的脸像被谁打耳光一样生痛。“唉……”他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放下手里的压脚子，蹲下身去，脱去露着破洞的手闷子，两只粗大的手搓了起来，那黑粗的手掌上，有皲裂的口子，指根上还有磨出的硬硬老茧。

^① 压脚子：楞场干活一种搬木头的工具。

脚下从踩着的黑榆圆木缝隙里蹿出的风，夹着一缕缕的雪末儿，打着旋儿蛇一样溜走了。

“木头，你个死木头……俺嫁给你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楞场上的雪粒越下越大，那穿红碎花棉袄的女人身影也在雪幕里模糊不清了，声音渐渐停了下来。那女人被看场的门卫劝说走了。

楞垛上，又恢复了压脚子搬动圆木的轰隆隆滚楞声，和传动台上运送圆木的铁滑轮链滚动的嗡嗡声。

木头手里搬动着压脚子，动作有些迟缓、机械。有根圆木从垛顶松动滚下来，差点儿砸了他的脚。

收工后，工人纷纷拥到传动带东头运送圆木处的台下。他们从油锯手的脚旁一堆堆木头头儿里，挑出一截木头头儿来，夹到自己自行车后座上，用后座上带铁丝钩的皮带勒紧，然后三三两两向贮木场大门口走去。

这锯下的木头头儿都是废材，一般集中起来当烧柴往外卖的。工人们下班往家驮木头头儿，工段长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的，只要出场大门时给门卫递上一根纸烟就行。

木头默默地从他那辆破旧的白山牌自行车后架上解下一只麻袋来，钻到轰响着的传动带台底下，不一会儿，他顶着一头锯末子从下边钻出来，躬曲的身上背着一麻袋锯末子和碎树皮，这锯末子场里是不回收的，每年一开春都任其腐烂掉。木头从不像别的工人一样往家驮木头头儿，木头只往家里驮锯末子。

木头推着他那辆破旧笨重的自行车走过场门口，那个矮个子门卫从门卫房里探出头来，瞅了瞅他自行车后面鼓鼓囊囊的麻袋，嘴里嘟哝了一句：“真是一块榆木疙瘩呀。”就缩回头去，那个笨人披着一身的雪末儿，推着自行车吱吱呀呀从雪地里走去了。

木头是接他父亲的班到贮木场来上班的。他父亲在楞场上摆弄了一辈子大木头，临了被一节装木头的铁皮车轧断了一只脚。木头是借了父亲工伤的光安排来场里干活的。木头右耳有些失聪，没上几年学，就一直待业在家闲着。木头刚来场里时，本来安排他在场部烧水打杂的，可是那天场里的人领他从楞场上走过，突然遇到一个楞垛滑坡，那垛顶上的圆木像脱了缰的野马，横七竖八轰隆隆地飞滚下来，所有人都跑开了。木头却站